

國朝文類

二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一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茲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一

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畱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朝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旌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賁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

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好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比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祕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

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忙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不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顏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之樂我所然

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
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
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
喜從之游有太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
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負輕進士至
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
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
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
論天下事道陵竒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
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朋會中
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
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
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
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
時自娛樂乃妖言耶夫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
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
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
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

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
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可
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
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
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
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苻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
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
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
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
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
言

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
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
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
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葦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
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
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
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
物渺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
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

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
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
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
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
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
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華卿薦除太學博士
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
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
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
驕悍卒倚外寇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

三百十九

國朝類卷五十一

五

王深明

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
為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
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戶部高
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
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
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
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羣下一兵
與權貴有連脫從道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
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
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

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鬚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狂酒淋漓談詭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

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

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

張耻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
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鯨
鯨砥柱不揀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
垂日星一償不起誰使今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
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寧與一物并
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扃何以驗之石
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曰
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

三五十二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七

高

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
衣冠龍門大尹復興甚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
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
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
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
光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
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
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
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
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

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蓋漠然
矣予意其本出將家益甚高已浙節爲書生束以
詩禮優柔麀飲偶以緼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
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
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騫目使日
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隣或仕執詭
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
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爲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
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
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略將
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
氏前歿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
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躑駕犢健破車霸略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
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
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
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
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縣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
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
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
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
元吉竟不可採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
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
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
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
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
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

父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
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
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
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
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
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日張不可謂之亂一夫
有立志不可謂之士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
合葬張氏墓在其所銘曰

嬰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
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

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知
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
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
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
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
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
相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
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
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
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
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
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
公亦篤勤能副所望既
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
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
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

三十七
國朝文獻卷五十二

十一

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
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
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
再辟安化今補尚書都
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
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
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
入仕至于晚歲風節矯
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
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
授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
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
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
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
勤使兼錄事并鎮撫軍民
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
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
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
至國解召公還京師公歎
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

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
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
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
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
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為有在也埋沒篆
刻中幾不復見天日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
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
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
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

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
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閨國鄉奉政原之先
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
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苦枕塊居廬娶
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朱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
如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
直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
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

之私賤然曾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詎諛俯
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
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
無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
民有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
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
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
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

國朝文獻卷三十一

然碩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
曰級書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
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
獨使道家爲知言易山峩峩昔誰辟門易山之民
今誰子孫爲斯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
者固宜斯人茲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
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
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

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
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
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大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
居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亞服衰釋杖叩
首泣而東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
摯寧不天先君子捐諸孤莖有日乞銘其館士文
學掾吉張圖南實公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
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十四

季

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諱淇字元德世族
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衡山至五世
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勳者奉議子也
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官
謚忠肅者於公爲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
奏公幼奇雋誦書若宿習年七歲蔭補承奉郎明
年中童子舉選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
文字官列郡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
貼職自直秘閣四遷右文殿修撰內除由藉田令
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寔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

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詔舊臣納款遂附順
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廣東宣撫使秋
七月覲于上都

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
錫佩金虎符擢予優渥使七年而代用薦者召遂
辭疾致事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宣使夏貴軍戰
黃之白鹿磯曰矢石銳甚諸將勇之其倅信前倅
弛靡吏姦莫何問乃幹經賦廉賅胥數背法之羣
駭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悚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瘡前倅今倅儻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

屯威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
閱犒未集衆忿譟謀害土臣吏皆竄守惶遽無策
公語衆淮漢卒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愴慢
輒刑誅無貸若輩未嘗身顏行坐靡縣官敢爾即
徙徼填圉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
輩構桀橫吏十數蠹螫郡縣累政循嘿置度外民
茹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
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
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三日獄具杖黥
錮諸園越四日邸檄果緩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

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
於訴及守興國移秦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
饒時論能之衢寇蠶起連江浙數郡逐憲臣嶸守
困東守命公分殿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蹀血
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
者廼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相讎脅平民互黨助
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訟直之豈不在
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能捕致易
罪以賞脅旣良民即自括盜藪知僚鄉罪除否則
必薙劑無遺餘廼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決旬歸業俾黃衣
腰鈴卒四徃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
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衢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
守常頰病奉旨意公至呻吟不敢出一語橈法於
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
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全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
厚易早歲莅政以敏銳著稱晚廼弛縮冲漠權以
適義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
友接物識監黜然而渾若無跡仁愛博濟惠利公
私者不可殫言未冠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數

百言便弓馬引強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
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
多自譜琴出其手斲者琴工音焉以為賢世所寶
古琴遠甚古樂夫傳稽籍睦思刊分黍我以諧雅
族既作潭校之樂遠落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
書殖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
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
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
契予尤深者政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客姚公端
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
為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以
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
庚申塋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吳
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
即彌寧疾廢彌宋彌審公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
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絕口歸寧叔正尚幼孫男六
人巖以祖蔭當補官高豈壘音端女三人曾男孫
一人山莖文二人擊嘗謂公門闕人地文武猷為
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治體濇色太
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輔世願

忠之蘊海內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

皇武于南一吳會只維彼巨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奚實清廟斯齋敷只爰誣疑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沉浮星歲存蘊槩只云胡不弔哲人敝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曠弗音襄武邁只媼妍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燁幽窶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誼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君方典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旣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師賊殺不辜爲君所劾鞠之如章帥遂抵罪敷以爲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每見氣

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爲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諱安中從事郎德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穎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提舉爲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獠逼

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獠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獠通以人爲債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南兵釋交州蠻臣以君爲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侍郎李衍往諭其國時安南旣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糜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臣十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歡呼而使者又廉敏

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
受益之再三終不受益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
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爲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
稱最行省遣盧郡囚袁瑞路各有誅愚民自誣殺
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之僉嶺南廣
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
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
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
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九黜

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御
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
倉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
家償不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
載且治衾槥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
子詩別親友戒左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
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二月庚寅塋于吉州路嘉
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名家子三人長曰文
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來富君精悍謹
密不煩不苛不爲事所訕故發必中機意悟飄灑

豈果周旋與人必誠故能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
於親忠於國不辨阿諛忍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
其始爲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
剛爾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
君此言豈自爲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
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蓋藏咨爾山君勿利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
其年十月中書右丞相
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

國朝一類卷下

三十一

以歸墓敢奏以請於是

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

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

以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

歲直翰林公爲待制其

以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

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

一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

幅巾見世祖於上京

小登玉堂詞氣整朗言宋

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

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

爲待制爲直學士累遷

爲直學士公之爲侍講也

言江南箕歛急督移括

姓宋世立隴暴露皆大

臣擅易書詔明旨又言

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

辰虎來西城其徵爲下

執權黷政言訖公閉門

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但一同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
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理道確近條縷報
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沉幾先物神
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灰木奏公私負
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
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脗合明著如是曾
祖伯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
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
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黃巖因家焉伯祖師
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奧語耳受

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
聞域以力行爲致知音清簡爲高沉默自秘皆東
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觀
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爲踈數翕訛其持家簡
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自
宗正四世而下力請于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
爲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
爲鄂州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同修國史積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
就不爲甚過而公以榮祿豐遇爲可愧不獲老田

里爲可謂噫公之心如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
不一歲卒歸橐中寢千婦翁不取今夫人史氏三
男子孟實以公爲侍講時特官承事郎同知瑞安
州事孟賚温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官孫男女
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黃巖塔山
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
服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盛商士
之恪謹溫恭言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
混區夏內外大小共爲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
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今天子復申命而
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
祿不歛贏謀不課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
駕內澡玉雪誦聲清泠鏗出金鐵蹇蹇九關主人
隕蒐維帝有訓四方于聞之身云亡之德不爽
丘環麓茂一息以住繫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
人以封以崇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二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捐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沉性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受知先是高句驪不請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詞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

三

國朝文類卷五十二

一

袁子昂

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蹙吾土疆吾是以捨衿而完險誠出其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䟽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悞悞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今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從耳上亦悟曰人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

無八掠自是宗東夷宰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
伐宋從至閩中留爲安撫使施治兵間裹摩創殘
外供仗糧不擾而集 今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
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置傳驛
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簽吐蕃經略使兵裁叛
離仁革狠頑渠酋訾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
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
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 上與咨軍國謀不可
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
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揆此

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 皇帝不欲郡縣
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
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今百萬之師長圍襄陽
鳥飛路絕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易如振
槁王猶倔岸海徼恃爲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
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
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爲其審策之
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
公迺示怠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
士聽汝何爲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

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巉絕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驚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爲心忠正侃侃人也父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爲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遙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規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毀城樓以

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廩刻弊施宜當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餓乏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路位總管上郢復民間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司農卿丁內艱時軍興法聞喪不得輒行乞奔赴不報公願還所受制書爲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臚枵然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今中書省右丞相伯顏夙嘗疑爲凌驚者後顧爲深

知公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爲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聚居二年黃金橫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橫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券契盈室鞠之皆款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

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可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聚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鬻將何噉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爲愁歎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頓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廉之境民

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今代包
拯大夫察其無他簿責而歸奏寢不下秋雨潦河
決原武泛杞灌太康自京北東潁為巨浸廣負千
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十艘
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
丘築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
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盡力以
與水鬪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既弭復大發數
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為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
陽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恣河綿亘百三十里如期

二十九

國朝文類卷五十二

五

古蹟

三月隄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二日卒官舍
年五十六河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
餘俸半月將歸葬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戶
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
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其年九月葬安西府
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之左夫人何氏
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崇西蜀行
省宣使密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錄事韓和
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麻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

年五十六固不云較齊耆耄者孰謂壽考究其致
之豈無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挈舟
以使西南雕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
塵兩王嗾臺指輿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
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
長襄陽軍謀郢復民效已實已著猶其小小開封
蠲租舟民于河雷擊霆霆馳懸躬禍羅下燭其忠絲
明后靈光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陸舞龍蛇
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求以
濟取置平地穴陴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千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援溺顛
野公哉人之騶虞彼饒婪婪橫目虎貙雖古循吏
列傳史冊載筆今功孰忤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
丘銘石道周以裸諸幽

唐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合馬後桑葛使總制院結知

世祖氣焰烜烜燦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
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
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
簿所躡紱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

不利也一旦爲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
賢直學士奉直大夫勗不孥自餘妻及子景奴婢
凡資業皆籍入縣官桑葛敗誅故奉訓大夫知唐
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省
掾都左右司檢正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
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
省政與國宣勞爲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今賊國
臣不道言夷宜爲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
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勅有司償所籍
入而勗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癯于

莘而女年及矣自燕携大參商公左山孫企伊入
壻其家自莘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計未
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
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
中奉之家耶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
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爲求壻令恤廢姪之家處
事變之極狃薄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彝之正爲
弟爲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
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蓋君自筮仕試吏從
萬夫長嚴忠濟從己未渡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

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且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換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爲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爲也惟范縣爲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爲唐若可以有爲而遽已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綯爲宋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秘書監爲金名士書畫兩絕人曰可與李公麟者

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皞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皞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新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閱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 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修

世祖三十五年實錄院置檢閱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修撰而下半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官相驩故

介其考唐州君先摯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上都
及與之別未數月計至期昇會葬莘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
亦不可復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
觀人之槩惟在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蓋嗚呼唐
州其大何如流風不穆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
而厚雖所薄今將畱爾後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
竟之求視銘異時

濶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遇以凡士

三十一

國朝文類卷五十二

九
燧之

宏亦願遊吾門彙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
于時尉濶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
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祿潛德其幽宏豈
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志不讓為者則以答
其為好私今故也君諱鼎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
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者皆見先誌以至
元二十一年尉濶陽二十六年受代三十年秋七
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氏再配
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徒
單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

明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
誦記敏爲文辭異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
致詳而日勤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
唐傳治鑑節文選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
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辦爲
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立多宣撫天平爲四川
行樞密院柴棫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
非賢不即與居母申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
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凶月中廓廓無城府商
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

十八

國朝文類卷五十一

十一

類之

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爲詩千餘篇號
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
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戲人者則不可也亦
思尉爲君行道資乎蓋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
縣戶動十萬一尉兵額止於數十而押綱衛使恒
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疾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
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
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
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
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

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
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
又大其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
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修杭海戰艦欽廉
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爲者
必求爲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
使伺盜曰蛇之所塗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
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
入惟求圖報雖身爲盜將不避爲況囊橐他盜願
指富室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
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覈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與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
盜特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輟祿幾
何而伺盜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爲伺盜忠臣伺盜
爲尉忠臣又其巧者與隣宗交驩私要言曰吾得
盜必使誣汝縣富室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
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
是取償吾縣易地爲之胥相益也其月縱兵歸詭
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又所得爲也
凡是數事今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乎

師盜歟觀夫人觸法肆行微倖未露悻悻人大語則
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
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爲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燾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
以邑士安其爲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
聞今賢公卿之胄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
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
竊覲之我先人之位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
則沒而名庶延也因叙曰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

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考質先人始以
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彰德院長
尋官進義副尉徙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義校
尉爲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爲提舉俄病廢兄
德淵嗣爲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待而南以
至元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
必莖通之樂村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窆焉又曰
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
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爲

人子惟其考嘗愆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
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
允之燧曰凡今爲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於二曹
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
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
藏者罪死況私爲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
以爲要焉自常工而跂之亦曰遇矣君諱智梟弟
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
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
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杆焉爾如君
二十始傳以及疾廢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
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
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遊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
將取正焉者走何以荷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
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旣又自狀其
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感其心將昭明所
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
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山山管勾北京行省

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
會者耶當秦郎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
沙也無不往于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
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晚君來便宜版
爲郴之錄事群盜竊發無時艾夷未靖也君不忍
夷其俗而苟簡於治爲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
校尉廣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
天誅者肆無所忌官軍少不足爲恃授鄉民兵雜
而殲之格鬪屢劾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
私廩者爲米八百石一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

之家嶮崎艱梗炎瘴者四年以至元廿六年四月
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宦之不達耶今卑官無要知
堂印者去丞相尋文儼立案前護守終日不食頃
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畋入
奏無不與偕 裕廟爲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
庭下問盃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
其親接如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
之資也一旦管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
挪西南北京又數千里終乃令懷集於南海之濱
其不寢近而逾遠者世恐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

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文武器略足以盡
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伎之耶且求
以剗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推猶知後鈍而用銛
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爲徒足持已而圜者始周乎
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爲不易馴使而顛錄捨在
弱而不自持者爲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是也耶
其邵子所謂防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爲也故平生
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
溪壑崖谷之險不得轉放平衍爲澮爲川其漑潤
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
文有玉亭小橐祖開參元帥府軍謀考汝欽妣馮
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某某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
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勗且中其
年而卑其祿皆彼蒼者陰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
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銘

姚燧

繫鍾徙吉潁川自迫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
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
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道迹市乃
如天啓所狀事居家孝謹文績嚴訓厥子得知

義自奉殊貶忘勤勤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
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
民饑閔瘠瘁發我廩庾飲老稚崩梁壞塗捷石治
至今行者賴其利己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
廼棄葬之三陽先墟比黃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
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
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
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
皆學仕始卑終高若登陞或者而宗由昌熾匍匐
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

六二五七七

八國朝文類卷五十二

六

漢民仲山凡豈異奮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
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
金代嘗仕虢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
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
官之貳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
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寃
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寃狀白
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詎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

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惜不敢翻異貳令吾父
署牘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
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踰牆
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
上貳慙恚喑默吾父引寃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
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
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
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
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
月以疾終于其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從仕

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女慈祥幼書諳律仕未顯
達賁志以歿級將以明年秋奉柩柩葬鼎湖祖塋
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愧乎予謂若父蓋良吏也廣東一事實有洗寃
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
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級紳女
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

富州之甲氏熊爲盛而不一族橫岡之族其先知

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鄒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
周氏以姨之子爲子寔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
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涇娶韶州
周守之姑生子二君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
治進士藝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一早
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
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旣沒養母逾盡歡大
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疎竹
叢桂幽蘭細蒲怪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
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

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
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
自爲師友乙巳罹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
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
辰晦寔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
李登孫女再娶戶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
胡宜審孫寄生子移疾寓富州先塋期師周以前
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孀妹婿周筠來請銘筠謂
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
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爲詩冲澹蕭散不

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覩已嗚呼
向之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以定法乖逢一制於
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
進之途泛人人懷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
跂涉攀援百計千人經歲年弊衣履犯風雨寒暑
或至破家墮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
可翔鶩以其清致出而與今之君子游必有合也
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
乎往年予被命徵為國史官弗果赴今幸補外閑
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退
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一九

所豐者賢所嗇者年倚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
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
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
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
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
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
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父諱賓之朝請大

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通奉大夫妣
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姓袁氏
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奉化郡公
贈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
事初敷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
當吾門敷文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
屬公子某嚴州起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敷文卒夫
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
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
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彊之食不食未葬不少
離殯次服除嘗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
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
人禮相祀事低首偃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
焉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
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
徐曰先丞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絕中表
俱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
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
是歲冬十一月葬于鄞縣通遠鄉建奧之原以宋

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
墓于桃源鄉慈溪奧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
字某清粹雅博爲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
康府事歸 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
府事階朝列大夫俱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楠翰
林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女長適宋相史
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
書余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
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出
瓊琬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

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
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墓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
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修可尚
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出家以請曰楠生七日先
夫人沒先夫人沒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
何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
泯永遠或可以蓋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
讀其所書曰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爲夫翰林
爲子可謂無憾雖不永年得於天者止乎是又何
歸答其銘曰

相彼里仁有樂維艱誰其高閔奕世相臣相臣女
孫來嫁于袁猗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闕右闕聯芳
對峙維處州君士林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邁被
服間聞其儀肅肅廟祀斯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
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嗟哉物理若志成
媿胡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兒世業在傳克開
厥後有壽而先壽匪自人天奚咎天生也無憾沒
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踰千我銘勒堅畢世昭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桷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
年年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塋于城東隅至治元年
其孤翰林待制士熙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塋
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熙拜且泣曰知吾先君
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楠不敢辭為
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
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
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
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麻革吏禮
二部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
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

濟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
於世者 世祖皇帝謚冊追謚 太祖冊

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 世祖成宗兩皇帝定
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
其佐丞相府剗剗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
信從之為治書時值桑葛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
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卜忽木公覈究燕南
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桑葛
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
不復視成體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士陳

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
不少讓摧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
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
籍太常天章禮器與仗儀物當悉輦歸于朝董趙
公文炳從其言今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
守濟南寬貧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娛
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
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
並史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今踵躡清要皆門下士
其為文閑閣詠諷落筆纒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

臺閣故事資公始能奉行公之系繇琅邪居東平
始八世祖沔為宋司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
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
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卿妣杜氏臨沂郡
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妣薛氏
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妻孥南
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與守下車
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
文迄全其墓厚德勅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
夫人是生士熙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
得二子士黜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熙能文辭有聲
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
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獎士無方髦譽珪
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
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